

提出英汉数词翻译的五种基本方法

摘要：数词具有严格的界限和确定性，其显著特点是表达概念的精确性，可在另一方面，数词的语义在语用中又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造成了翻译过程中的困难。在收集并总结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归纳提出了英汉数词翻译的五种基本方法：完全照数直译、借用同义现成表达法、意译、解释性翻译、创造性背叛。

关键词：英语；汉语；数词；翻译

Abstract : Originally intended to express precise quantities, numerals are, predictably, precise in nature. However, in their actual use in discourse, they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feature of fuzziness, especially when used rhetorically. The present paper is devoted to a discussion of translation methods of numeral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author tries to propose,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data, five principal methods, namely, number2for2number translation, use of equivalents, free translation, explanatory translation, and creative translation.

Key words : English ; Chinese ; numerals ; translation

数词通常用来表示精确的数目与数量，其显著特点是表达概念的精确性，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丝毫不能混淆。可在另一方面，数词的语义在语用中又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如“三思而后行”、“百战百胜”、“A cat has nine lives.”等等。在这几例中的数词，都已不再表达其原先的精确数值，转而突出其模糊义了。

数词既然具有模糊语义，则其在特定的语境中，除了表达具体数目之外，还能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起到修辞的效果，如夸张、对比、层递、借代等。数词的这些特点形成了数词翻译的复杂性，而且翻译实践也已证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原语中数词完全照搬到译语中的翻译方法是行不通的。笔者在经过大量的资料收集与研究之后，总结出以下几种翻译数词的方法，以供商榷。

1. 完全照数直译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翻译方法，也可称为“实译”，翻译时只要把原来的数词原样译入就可以了。这种照数直译的翻译方法之所以成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无论汉语或英语，其数词主要是发挥最基本的计数功能，翻译时只能如数照搬，毫厘不爽；二是数词能够发挥计数以外的功能，并非某种语言的专利，英、汉语都利用数词或数词组合作为修辞手段，两种语言的这一共同点给实译创造了条件。

1.1 发挥基本计数功能的数字，只要照译过来即可，改动是绝对不允许的。除了一般的文学翻译，这种精确直译的情况更多见于特殊文体的翻译，如科技翻译、法律文书翻译和政论翻译。在翻译这类数词时，须绝对“忠实”。

1.2 发挥计数以外功能的数词，如在比喻、夸张、反复、层递等修辞格中，只要是英、汉两种语言都加以使用的，译后不影响理解的，一般都可以采取照数直译的办法。其中最常见的是“十、百、千、万、百万”与“ten、hundred、thousand、ten thousand、million”之间的对译。具有原语民族特点的数字，只要照原数直译不会造成偏差和误解，也应尽量实译。这一方面是为了谨慎对待语言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利于译文读者了解原语国家的文化与语言习惯。比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谚语)译为：There ar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trades and professions and every trade has its master. I loved Ophelia. Forty thousand brothers could not (with all their quantity of love) make up my sum. . . (W. Shakespeare Hamlet)译为：我爱我菲丽雅，四万个兄弟的爱全都加在一起也休想抵得上我的分量！（卞之琳译）汉语习惯用数字“三百六十”、“七十二”来表示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英语却没有这种用法。但是，此处直接把“三百六十”译为“three hundred and sixty”，并不会使英语读者难以理解。同样，英美人喜欢用“forty”，“forty thousand”做虚数，表示多的概念。虽然汉语本身的“四十”和“四万”并不存在与英语相对应的模糊语义，但是如上面例句那样照译过来，也不会影响理解，反而会给译文增加一点“洋味”，使读者对原语文化多一分了解。

1.3 数词跟度量衡单位连用的时候较多，英、汉的度量衡单位又不同，翻译时是否需要进行换算，可以灵活掌握。一般说来，如果译文读者难以理解原语计量单位，就要用译入语的单位进行换算。

2. 借用同义现成表达法

2.1 “由于英汉两民族的表达习惯不同，在使用数量词表达某些概念时，所用数量也不尽相同。”（许国烈，1989）而且，有时一种语言使用了带数词的表达方式，另一种语言则不用。鉴于这些差别的存在，翻译时应尽量按照译入语的习惯用法译出，“入乡随俗”。例如：柳嫂子有八个头，也不敢得罪姑娘。（《红楼梦》）Even if Mrs. Liu had nine lives shep d never dare offendyou.（杨宪益、戴乃迭译）Itp s too complicated to work out how much each of us ate.Letp s go fifty2 fifty.要算出咱俩谁吃了多少未免太麻烦了，咱们二一添作五吧。类似的还有某些习语和谚语的对译，如：“半斤八两”和“six of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乱七八糟”和“at sixes and sevens”，“十有八九”和“ten to one”，“抛到九霄云外”和“to be flung to the four winds”等等。

2.2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表达数目的方式各异，有时即使是表示同一数量，翻译时也应采取译入语常用的方式，即换个说法，以使译文更符合译语习惯。例如：人群马上向他的周围靠拢过来。上千只眼睛盯着他。（曲波《林海雪原》）The villagers hastily crowded around. Five hundred pairs ofeyes were fastened upon him eagerly.（Shapiro 译）

3. 意译

所谓意译，即译“意”。有的数字无法直译，如某些一语双关的歇后语，以及字面意义与实际意义完全不符的成语和俗语等。有的数词虽然可以直译，但是与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不协调，甚至易引起歧义。在这些情况下，便只好牺牲某些形式上的特点，结合上下文的内容和译入语的表达习惯，采取意译手法，酌情改变，或者省略原来的数字。有时即使原文中并没有数字，翻译时也可增添数词以求更好地传达原意。

3.1 改变原数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使用数字的表达习惯不同，有时，为了使译文更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翻译时应使用译文所习惯使用的数字，即改变原数以求更好地译出原文的意义。但应注意区分借用同义现成表达法与这种翻译方法的差别，这只是将原数换成更符合译语习惯的数字而已而不是借用现成的表达法。例如，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名剧《哈姆雷特》（Hamlet）中有哈姆雷特（Hamlet）对王后评价他篡夺王位的叔父的一句话：A slave that is not twentieth part of the titheOf your precedent lord；... 请看三位译者对其中数字的不同处理方法：a. 这一个奴才，还赶不上你前夫的十分之一的二十分之一……（曹未风译）b. 一个不及你前夫二百分之一的庸奴……（朱生豪译）c. 一个不及你先夫千百分之一的奴才……（卞之琳译）这三种译文充分反映了数字翻译的三种处理方法，曹译属完全照数直译；朱译也未改变原数，只是换算了一下，“十分之一的二十分之一”自然便是“二百分之一”了；卞译抛开了原来的数字，换用了更符合汉语习惯的“千百分之一”，不仅没有歪曲原文，而且令译文更地道，读者也更容易理解，被认为是三个译文中最好的一个。为什么呢？首先，英文里“twenty”是虚指，而非实指，只是表示分量之小；其次，就是汉语没有用“二百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做虚数表达模糊语义的习惯用法，这就是为什么卞译优于其他两种译文。有时，英、汉词汇内部结构本身的某些差异也会给数词翻译造成意想不到的障碍，请看这一段话：“My dear Caddy！”said Mr. Jellyby, looking slowly roundf rom the wall.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think, I ever heard himsay three words together.（C. Dickens, Bleak House）文中说“我”从未听到 Jellyby 先生一连说出“three words”，但“My dear Caddy”译成“亲爱的凯蒂”之后却变成了“五个字”，怎么办呢？请看黄邦杰等人的译文：“亲爱的凯蒂！”杰利比先生坐在墙边，慢慢转过头来说。我觉得，我听见他一连说出五个字来，这还是头一次哩！“three words”没有如数照译，而是被酌情译成了“五个字”。

3.2 省略数词

翻译时省略数词的情况有两类：一类是由于英、汉表达习惯不同，一种语言（尤其是汉语）有确切数字表达的概念，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则不需将数字译出；另一类情况是由于文学作品中许多数词表示的是

模糊语义，有的甚至已经失去了表义的功能，这种数词一般不必如数照译，只要译意即可，若照译甚至还有错译的可能，此类情况多出现于成语、俗语的翻译中，如“六神无主”（restless）、“五大三粗”（big and tall）、“不管三七二十一”（do something at will regardless of the consequences）、“丑八怪”（a very ugly person）、“at the eleventh hour”（在最后时候）、“on cloud nine”（狂喜状态）、“strike twelve”（达到最高目标）等。甚至还有时候，翻译时不能按照确切数字译，否则会误导读者的理解。莎士比亚名剧《亨利四世》（Henry IV）中有一句台词：Prince：That p s to make him eat twenty of his words. “twenty”此处为虚指，表示“少数”，吴兴华将其译成：“这不过是让他像他这样惯于食言的人吃下二十来个字罢了。”但是汉语“二十”并没有表示“少”的模糊语义，对中国人来说，“二十来个字”实在不能算少，吴译看似数目不差，但实际违反了原意；相比之下，朱生豪的译文就更为贴近原文：“他是食言而肥的好手，吃几个字是算不了什么的。”同为虚数“twenty”，但在下句中的处理又不一样：He had warned me against pickpockets twenty times. 此处“twenty”虚指次数之“多”，翻译时应着重体现“多”意，所以译为：“他多次提醒我提防扒手。”

4. 解释性翻译

有的时候，由于文化背景知识缺乏或者语言本身的差异，读者要读懂译文必须付出相当的努力，所以著名翻译理论家纽马克认为：“万不得已时，解释就是翻译。”（Newmark, 1982）笔者提出的解释性翻译就是据此而来。

4.1 加注 有些数词习语只有在给予背景知识或解释说明之后才能充分表达其意义，可是译文本身却不能用寥寥数字就把这些全部交待清楚。遇到这种情况只好加注说明。如在翻译“Catch 222”、“五讲四美”、“三个代表”等带有鲜明文化色彩的短语时，就必须加上注释。加注法还可用于翻译某些文字游戏。当原词语具有多重意义，而其中的某种意义又与其直接上下文相呼应时，一般也只能保留原语的字面形式，并附加注释，以说明情况。例如，歌剧《刘三姐》中有一节歌词：高山打鼓远闻声，三姐唱歌久闻名；二十七钱摆三注，九文九文又九文。这是巧用数词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它运用算术除法数目间的关系造句，综合地将“析数”、“反复”和“双关”三种修辞格兼用在一个句子里，收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将大数“二十七”析成三个小数“九”，这里连续三次反复使用“九文”，既使它自然地与“久闻”取得谐音双关，又强调了三姐久已闻名的意思，可谓妙句。可是，要想把这几句歌词译成英文，做到既不失“意”，也不失“效”，绝非易事。请看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文：The sound of a drum on a mountain travels afar, Third Sister Liu has long been known for her singing; Divide twenty2seven coins by three—The answer is well known, well known! 为了使译文读者能够了解“九文”与“久闻”的谐音双关，译者特地加了一个注解：Twenty2seven coins divided by three makes nine coins, “chiu wen”（九文），pronounced the same as “久闻” meaning “well known”. This type of play on words is very common in Chinese folk songs, where an object may stand for sth. quite different but having the same sound. (Yang Hsian2yi & Gladys Yang, 1979) 当然，即使是这样，也并没有完全译出原文的意思，这只能算是一种对原文的补偿手段。但是，由于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在原语符号与译语符号不可能完全对应的情况下，只能在译语语法和惯用法允许的范围之内，首先保证特定上下文中最突出或最重要的意义的优先传译，争取译文与原文最大限度地近似。

4.2 在译文中说明

有时为了更清楚地表达原意，译者除了把数词习语直译之外，还必须结合上下文的需要，在译文中增加一些说明，以明示原语读者视为当然、而译语读者却不知道的意义，这就是解释性翻译的第二种表现手法。例如：Alger Hiss took the fifth when asked whether he was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o take the fifth”是美国习语，意为“taking refugee behind the Fifth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guarantees any witness the right not to incriminate himself while testifying at a trial”。(Boater & Gates, 1975) 美国人当然十分熟悉美国宪法的这一条款，中国人却未必，所以在翻译时应适当加以说明：当阿尔杰·希斯被询问是不是共产党时，他援引宪法第五次修改条款，避而不答。

5. 创造性背叛

关于译者在翻译中要不要发挥创造性的问题，翻译界在多年争论之后已基本有了定论。正如罗新璋在其《“似”与“等”》一文中明确指出：“大凡一部尤其成功的译作，往往是翻译家翻译才能得到辉煌发挥的结果。泯灭译者的创造生机，只能导致译作生命的枯竭。”（罗新璋，1995）因此，在翻译时译者为了迎合译语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为了使译文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义，达到“神似”，在明明可以照数直译的情况下，发挥其创造性，故意改变原数，从而形成了“创造性的背叛”。我们先举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样的翻译是创造性的背叛：“He is seventy2six years of age,” said Mr. Smallweed. Mrs. Smallweed piped up: “Seventy2six pounds! Seventy2six thousand bags of money! Seventy2six hundred thousand mil2lion of parcels of bank notes!” a. “他今年七十六岁，”斯墨尔维德先生说。斯墨尔维德太太尖叫起来：“七十六镑！七万六千袋钱！七兆六千亿包钞票！” b. “他今年七十六岁，”斯墨尔维德先生说。斯墨尔维德太太尖叫起来：“七十六镑！七十六万袋钱！七十六万万包钞票！”（黄邦杰，1990）第一种译法似乎很忠实于原文，把数字译得毫厘不差。第二种译法用概略化手段将数字的确切大小做了改动。从表面看，这好像不够忠实，但它却完全掌握了原作的精神。译者没有受枝节问题束缚，而是抓住原文要义，对原来由“七十六”引出的三个钱数，仍用“七十六”这一相同的数字开头来译，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一个老财迷的嘴脸。这个译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进行数字翻译时，有时虽把数目译对了但只落得形似；反倒是数字宁可译得不符，译文就整体而论，却得其神似。这第二种译文，便属创造性背叛的翻译。有时，为了照顾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为了音节或节奏，我们也要有意更换原文中的数词。这在诗歌翻译中尤其常见，如柳宗元《江雪》一诗中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句。初看此诗，普通译者一般会将“千山”译作“athousand mountains”，“万径”译作“ten thousand paths”，虽然没有错，但却令译文显得冗长拖沓，失去了原诗的轻灵之美。宾纳（Bynner）独出心裁，将其译为：A hundred mountains and no bird, A thousand paths without a footprint; . . .乍一看，宾纳将“千”译成了“百”，“万”译成了“千”，似乎与原文的数值不符，但就艺术效果而言，却远远优于数值相符的译文，更好地表现了原作的意境。

6. 结语

本文归纳了数词翻译的五种基本方法，但需要指出的是，处于语境（context）中的许多数词不只有一种译法，它们一般可以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翻译。这并不难解释：除了表达确切数量的数词在上下文中一般都是虚指，而非实指，它们表现的并不是准确的数量概念，而是有关的模糊语义，因此翻译时并不一定只能照原数直译，也可以只译意思，或改变原数，或省略数字。这样，同一数字便有了多种译法。换句话说，本文归纳的几种翻译方法并非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它们之间应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几种翻译方法都可行时，孰舍孰取就只能看译文整体的需要以及译者的爱好和风格了。

参考文献：

- [1] 包惠南. 汉语数字的模糊语义与翻译 [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1, (4).
- [2] 曹海英. 汉英成语中的数词比较 [J].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1987, (2).
- [3] 丁素萍. 数的妙用: 试析汉语数字合称词与英语数字缀合词[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4).
- [4] 黄邦杰. 译艺谭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90.
- [5] 刘宓庆. 现代翻译理论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0.
- [6] 罗新璋. “似”与“等” [J]. 外国语, 1995, (4).
- [7] 榕培. 数字式略语的汉英对比研究 [J]. 外国语, 1990, (3).
- [8] 王盼妮. 英语数词习语的模糊语义 [J]. 青岛师专学报, 1994, (6).
- [9] 吴振国. 语义模糊性的几种表现形式 [J]. 语言文字应用, 2001, (3).
- [10] 许国烈. 不可忽视数量词的翻译 [J]. 翻译通讯, 1982, (5).
- [11] 游晓玲. 英汉数词的文化差异和翻译 [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01, (4).
- [12] 张清常. 汉语的 15 个数词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0, (4).

- [13] 张霞. 英汉语互译中数词的对应问题及其翻译 [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1, (3).
- [14] Boater, M. & Gates J. A Dictionary of American Idioms [M].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Inc., 1975.
- [15]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Prentice Hall, 1982.
- [16] Yang Hsian2yi & Gladys Yang. Third Sister Liu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9.

51lunwen.org

英语论文网

51lunwen.org